



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英] 狄更斯◎著 宋艳玲◎译





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英]狄更斯◎著 宋艳玲◎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著; 宋艳玲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61 - 0

I. ①雾… II. ①狄…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8206 号

雾都孤儿

著 者 (英) 狄更斯
译 者 宋艳玲
责任编辑 刘少辉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1/16} 印张 17 字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12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目 录

第 一 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出生地与他降生时的情景	1
第 二 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以及董事会	2
第 三 章	奥利弗·退斯特险些找到一份差事	9
第 四 章	奥利弗取得了一个差事,正式进入了社会生活	14
第 五 章	奥利弗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首次参加出殡活动, 便对他主人的这一行当不感兴趣	19
第 六 章	奥利弗被诺亚激怒,奋起反抗	26
第 七 章	奥利弗仍然不听管教	29
第 八 章	奥利弗徒步前往伦敦,途中和一位奇怪的年轻先生相遇	33
第 九 章	怪人奇怪行径与他的前途无量的门徒们的情况	38
第 十 章	奥利弗对新朋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为经验的积累付出了 很高的代价。本章虽短却很重要	42
第 十 一 章	察局长非恩先生,并略举小例以窥司法工作之一斑	44
第 十 二 章	奥利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悉心照料,作者回过头来介绍快乐的 老先生和他的徒弟	49
第 十 三 章	读者们将会结识一些新朋友,并了解到和本故事 有关的一些有趣的事	55
第 十 四 章	奥利弗在布朗洛家的经历与格里姆韦格的预言	59
第 十 五 章	快活的老犹太和南希小姐非常喜欢奥利弗	66
第 十 六 章	奥利弗被南希小姐领走了以后的遭遇	70
第 十 七 章	奥利弗祸不单行,竟有一位名人到伦敦败坏他的名声	76
第 十 八 章	奥利弗在他可敬的朋友那里度过获益匪浅的时光	81
第 十 九 章	一个重大计划,并决定将它付诸实施	86
第 二 十 章	奥利弗被送往赛克斯的家	92
第 二 十 一 章	行动	96
第 二 十 二 章	夜盗	100
第 二 十 三 章	与一位教区管事的动情谈话,说明即使是一个教区 干事也会动情的	104
第 二 十 四 章	一个极贫穷的子民	109
第 二 十 五 章	费金与他同伙的另一些情况	112

第二十六章	一位神秘人物的出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116
第二十七章	一位太太	123
第二十八章	奥利弗不平凡的遭遇	127
第二十九章	奥利弗被抓进那家大院的各种人物	133
第三十章	奥利弗的新拜访者对他的看法	136
第三十一章	处境危险	140
第三十二章	奥利弗开始与他那些和善的朋友一起快乐地生活	146
第三十三章	奥利弗与他那些朋友的幸福遇到了挫折	151
第三十四章	与一位新登场的年轻先生有关的一些细节, 奥利弗的一次新遭遇	157
第三十五章	奥利弗没人理睬,哈里·梅丽说话流露新机	162
第三十六章	这一章很短,似乎无关紧要,但是是前一章的延续, 读者会看到下一章的伏笔	167
第三十七章	平凡的婚姻生活,却乐趣无穷	169
第三十八章	班博夫妇与蒙克斯深夜会谈	175
第三十九章	几位可敬的人物,老谋深算的 蒙克斯与怪人的密谈	181
第四十章	一次奇怪的会见	191
第四十一章	一些新的发现,不仅仅是祸不单行,令人惊异的 事也常接踵而至	195
第四十二章	一位老相识的天才表现,成为首都的名人	201
第四十三章	机灵鬼终于倒霉了	208
第四十四章	南希姑娘的失约	214
第四十五章	诺亚为费金执行秘密任务	218
第四十六章	践约	221
第四十七章	可怕的后果	227
第四十八章	奔波逃命的赛克斯	231
第四十九章	布朗洛先生终于见到了蒙克斯,他们又有新的商谈	237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243
第五十一章	多种疑团顿解,一个不谈财产的婚约真相大白	250
第五十二章	费金的最后一个晚上	258
第五十三章	尾声	263

第一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出生地 与他降生时的情景

基于多种缘故,对于某些小城,对其名字我姑且先不提为妙,我也不想给它虚构一个假名。和许多的城镇一样,它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机构,其名是习艺所。文章主人公就是在这所院落里出生的,详细时间毋庸赘述,对读者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重要部分。

在教区医生把那个婴儿接到这个充满愁苦和烦恼的世界上以后,他能不能有名有姓地生活下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本传记也许不会问世,即使问世也仅是寥寥几页。不过,它倒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点:它将成为古往今来全世界最言简意赅的传记范本。

说实在的,我无意断言:出生在习艺所是非常难得、令人艳羡的机遇。但我想声明的是,对奥利弗·退斯特来说,这或许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不瞒读者朋友说,当时的情况是,让奥利弗自己呼吸相当困难。呼吸本来就是件麻烦的事,而习惯偏偏把它变成我们生活的必要条件。很长一段时间,他躺在一张小毛毯上直喘气,在生与死之间较量中更倾向于后者。别的暂且不说,在这段时间里,假如在奥利弗周围的是一群热心的老奶奶、忧心如焚的大娘大婶、经验丰富的护士或者是一些学识渊博的大夫,那么毋庸置疑,他就真的活不成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位习艺所的老太婆和一位负责接生的教区外科医生。而当时的老太婆已经被过量的啤酒搞得有些神志不清了。奥利弗与命运的第一回合较量便在这种状况下上演了。最后的结果是,几个回合下来,小奥利弗的呼吸变得平稳了,他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一声啼哭,这个男婴在大大超过3分15秒的时间内,竟一直不具备嗓门这一有用的附件。就这样,他开始向全院的居民宣布:本教区又一个新包袱降临了。

在新生命的哭声向教区证明了它的诞生时,胡乱扔在铁床上的一条拼布被子便窸窸窣窣地开始蠕动。一个虚弱乏力的年轻女子从枕头上抬起她那苍白的脸庞,用很微弱的声音缓缓地挤出几个字符:“让我看一眼我的孩子吧,我快撑不住了!”

此时,坐在壁炉旁边一会儿烤烤手心,一会儿又搓搓手背的外科医生,听到她的声音,很快地站了起来,走近她的床边用出奇温柔的语气说:

“噢,现在可不是你撒手人寰的时候啊!”

“是的,上帝保佑,她现在可真的是不该死的,真的死不得。”护士一边插嘴,一边还把一只绿色玻璃瓶放进衣袋里,她刚在角落里尝过了那瓶子里的东西,觉得还不错。“上帝保佑,她这会儿可不能死,等她活到我这个岁数,她自己生下十三个孩子,但就残存两个,其余的都夭折了,而且剩下的两个都跟我待在习艺所里的时候。她犯不着这样的,想一想做妈妈的滋味,看着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她的本意是想用作为母亲的美好来安慰产妇,但却没有得到预想的效

果。产妇无力地摇摇头,朝孩子伸出一只手。

医生急忙将孩子放进她怀里,她满怀深情地把自己苍白而冰凉的嘴唇印在孩子的额头上,然后用双手擦了擦自己的脸,眼睛下意识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战栗着把头向后一仰就魂归西天了。之后,尽管身边的人们已开始不停地挤压她的胸部、人中以及太阳穴。但是,她的.心脏已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医生和护士都极力说些慰藉的话语。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最后,医生无可奈何地说:“一切都结束了,辛格米太太。”

“哦,我可怜的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护士一边说着,一边从枕头上拿起那只当时吩咐她抱孩子时不小心弯腰掉落的绿瓶的塞子。“哦,我可怜的孩子。”

“要是这孩子哭闹不停的话,没必要来找我了,”医生不紧不慢地戴上手套对护士说道,“这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会儿,如果真是那样,就给他喝点儿粥。”说完,他戴上帽子,刚走到门口,就又在床边停了下来,“孩子他妈可真漂亮,你们知道她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她是昨天晚上教区贫民救济处的长官派人送来的,”其中的一个老太婆说,“她肯定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鞋都磨破了。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但是至于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可真没人知道。”

这个好心的医生弯下腰,托起已死去女人的左手看了看摇摇头说:“又是老一套的事,我知道了,又一个没戴结婚戒指的女人。啊!晚安!”说完,他又摇了摇头。

看病医生去吃晚餐以后,护士独自对着那只绿色玻璃瓶仔细玩耍起来,对着瓶口啜了一口后,她在一个矮椅子上坐了下来,给孩子裹衣服。

小奥利弗。打他出生那天起,他唯一遮身蔽体的就是紧紧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即使是上流社会的人也很难确定他的身份地位,他既像是贵家公子,又像是乞丐。这时,他被一件一看就知道使用了很多次的都已经褪色的泛黄的旧白布罩衫裹住,于是,他的角色便已定型:教区的孩子。习艺所的孤儿。半饥半饱的苦力,这一切,便注定了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受尽苦难和折磨,被人鄙视,无人体恤的。

小奥利弗放纵地哭起来。假如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个孤儿,未来的命运和人生是如此的坎坷与曲折,他的生存全得指望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心存怜悯的话,他必定会哭得更加惊天动地泣鬼神的。

第二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 成长教育以及董事会

接下来的八个月,也可能是十个月左右,奥利弗成了一个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的牺牲品。他是靠别人用奶瓶喂大的。按规定,习艺所将这名嗷嗷待哺、孤苦无依的遗孤上报给了教区当局。教区当局很搪塞地咨询了习艺所。眼下,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为奥利弗给予照料和提供营养的女人。习艺所当局不好意思地回答说,真的没有这样一个人。于是,教区毅然决然地决定,把奥利弗送去“寄养”。其实就

是打发他到三英里之外的一处分院,那边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①的小犯人整天吵吵嚷嚷,在地板上翻跟头,吃不饱也穿不暖。由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婆专门管教,而老太婆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因为这些小家伙每一位能为她每周挣回七个半便士。每周七个半便士,能给一个孩子最好的伙食,七个半便士能够买很多东西了,足以撑坏一个小肚子。但是,老婆子很有心机,阅历丰富,在处理好每天的调教孩子外,心里盘算着每天如何节省开支。就这样,她把孩子们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都留给了自己,若要让她去做实验经济的哲学家,她肯定是够资格的。

有一套实验哲学,大概阐述的是马吃得不多也能跑得很快的高招,那就是控制马的口粮。勇于探索的哲学家认为,只要马匹不是在第一份可口的空气饲料来临前就一命呜呼的话,便可以将它养成什么东西也不吃却精力旺盛的牲畜了。受托照看奥利弗·退斯特的那位女士也信奉实验哲学,遗憾的是,她的制度实施起来得到的结果却差很多。当孩子们依靠极少且劣质的食物维持生活时,大多数孩子会出现形式各异的情况:有的因饥饿病倒在床,有的不小心掉入火坑,有的却偶然之间被呛得半死……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有可能夺走一条可怜的小生命,稀里糊涂地就要去与从未谋面的先辈团聚了。

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居然有人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注意到床上还有一名孤儿,直接连他一块儿倒了过来,或者正在洗洗涮涮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给烫死了不过,后一种情况还是很少会发生的,这些状况出现有时还会吃官司,陪审团会故意刁难,提出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或者便是教区居民联名提出抗议。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很久,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容易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教区管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依照惯例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里边没有什么东西,后者则是教区教会他们怎样发誓,誓词中充满献身精神。除此而外,董事会定期察看寄养所,会提前一天派教区管事去说一声,他们要来了,孩子们会被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让人赏心悦目,大家也都没有过多的猜疑与想法了。

谁能期望这种寄养制度下能够养活出多么健康的孩子来奥利弗·退斯特九岁的时候脸色苍白而肮脏、瘦小羸弱,腰也细得像根树枝。然而,小奥利弗幼小的心灵早已种下了刚毅果敢的种子。纵然寄养所的伙食很不好,待遇也特别差,他却顽强地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九岁的生日,这时,他正在煤窑里庆祝生日,客人有两位小绅士,就是经过他亲自筛选的另外两个小伙伴。他们三个真能搞笑,竟然一起叫嚷着肚子饿,于是一起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接着被关了起来。就在这时,所里那位当家人曼太太突然被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教区管事班博先生会在这时候过来,此时的班博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地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天啊,是你吗,班博先生?”曼太太说着,把头探出窗外,脸上装出一副欣喜若

① 根据英国政府1834年颁布的法律,凡“无业游民”或要求社会救济的贫民都要被送到贫民习艺所去从事强制性的劳动。狄更斯从同情孤儿和讥讽整个“济贫”制度的立场出发,故意把无辜儿童称作“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

狂的表情，“苏珊，你快把奥利弗和那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顺便把他们洗干净。）哎呀呀，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班博先生，真的哦。”

班博先生是个急性子，人也很胖，他使劲摇了摇那扇小门，又踹了它一脚，除了教区管事，谁还能这么做呢？他也没心思理会这种亲昵的问候。

“天啊，瞧我，”曼太太边说边急忙跑过来，“看我这老糊涂，都不记得院子门的里面闩上了，唉，都是为了照顾这些小宝贝。先生，您快进来吧，班博先生，请吧！”

虽然曼太太的热情能够让任何一名教区管事高兴，但是这位教区管事就是不给她面子。

“曼太太，你觉得这样做，就显得很有礼貌吗？”班博先生撑着手杖，咄咄逼人地问道，“教区公务人员来收养孩子的场所纯粹是为了公务，但你却让他们在门外久等，这样合适吗？曼太太，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就在刚才，班博先生，老实说吧，就在你来之前我还对喜欢你的宝贝们说，班博先生要来了，你不知这些小宝贝有多开心哦。”曼太太讨好地说道。

班博先生一直觉得自己能言善辩，身份高，这一会儿工夫不仅让他展露了自己的口才，还让他彰显出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态度明显有所缓解了。

“行了，行了，曼太太，”他的语气和态度明显改善了很多，“可能你真没说谎话，也许真的是这样的。现在，你快领我进去吧，曼太太，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于是，曼太太急忙把教区管事领进小客厅，热情地给他让了座，讨好地把他的三角帽及手杖放好。班博先生潇洒得意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你该不会见外吧？瞧，我大老远的来，是很匆忙，我又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这个你是很清楚的。”

曼太太甜甜地说道：“哦，班博先生，要不要喝上几杯？”

“不，不，我滴酒不沾。”班博先生委婉又不失风度地回绝了曼太太的请求。

曼太太遭到拒绝并不甘心，继续说道：“班博先生，我只是让你喝一小口，何况这酒水里面还有糖块，我想味道应该会很不错的。”

班博先生干咳了一声，算是默认了。

“哟，就一小口，喝吧。”曼太太乖巧地说。

“这是什么酒？”教区管事问。

“杜松子酒，”曼太太边说边打开角橱拿出两瓶酒和一只杯子，接着说道，“这东西我家经常准备一些，要是碰上孩子不舒服，我就加点儿达菲糖浆^①让他们喝。这样，他们的身体就会舒服点了。”

“曼太太，你还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班博问道，目光紧紧地盯着曼太太，“调酒是不是很有趣？”

“是啊，价格当然是贵了点儿，”她答道，“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怎么会让这些孩子在这里遭罪呢。”

^① 达菲糖浆，是治儿科常见病的一种药剂。

“是啊，”班博先生赞同地说道，“曼太太，你是个有怜悯之心的仁慈太太，我会很快地向董事会反映这个情况。”他把酒杯挪到自己面前。曼太太你真是位伟大而善良的母亲。”他调了调杜松子酒。“我很高兴为你的健康干杯，”曼太太。”话刚说完，酒杯里的酒已经空了大半杯。”

“好吧，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说点儿正事，”教区管事边说着，边掏出一个皮夹子。“奥利弗·退斯特，今天满九岁了。”

“老天保佑他。”曼太太插了一句，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她用裙角擦了擦眼睛。

班博接着说：“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也没有找到他的亲生父亲、母亲的姓名和地址，虽然我的悬赏是十英镑，但是我们依然一无所获。”

曼太太惊异地举起双手，沉思了半晌，忍不住问道：“那，他的名字是谁取的呢？”

教区管事扬扬得意地说：“当然是我给取的。”

“哦，班博先生，这名字是你赐予的呀？”

“是啊，当然是我，曼太太。我们是顺着 ABC 的次序给这些宝贝们取名字，上一个是 S——斯伍博（Swubble），我给取的。现在轮到 T，我就取名叫退斯特（Twist），接下来有新来的将叫作昂温（Unwin），接下来叫费尔金斯（Vilkins），等到用过了 Z 之后，我们就又重新排一遍，依此类推。“哦，先生你可真是有学问。”曼太太说。

“哦，”班博教区管事显然被曼太太的话吹得神魂颠倒。“是吗？夸奖了，兴许吧，曼太太。”他把杜松子酒一饮而尽，接着又说，“奥利弗已经大了，不适合再待在这儿了，董事会决定让他迁回习艺所，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把他带走。”

“好的，我这就去叫他。”曼太太说着，马上离开了客厅。一会儿，奥利弗被一位女保护人带了进来，脸上和手上看起来比以前洁净多了，以前的手和脸总是被污泥包着，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洗掉了不少。

“奥利弗，向这位先生，鞠个躬。”曼太太说。

奥利弗很乖地对着面前的教区管事和桌子上的三角帽之间鞠了鞠躬。“奥利弗，和我一块儿去我们教区行吗？”班博先生的语气令人生畏。

正在小奥利弗要回答愿意去的时候，猛地瞧见在教区管事的身后的曼太太，她正恶狠狠地挥舞着拳头，这让奥利弗非常的恐惧，但他也立刻领会了曼太太的意图，对于曼太太的拳头，奥利弗是领教过无数次的，这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先生，她也去吗？”奥利弗有些忐忑地问道。

“不，她不去，”班博先生回答说，“要是她平时有空就会去看望你的。”

对于孩子来说，虽然他年纪不大，但却会在表面上假装出舍不得离开曼太太的样子，心里面却对她厌烦至极，假如说还要流泪的话，对奥利弗来说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因为令他伤心的事实太多了，随时都能流出几滴泪来。曼太太假装舍不得奥利弗，假惺惺地抱了又抱，并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这块面包倒是挺实际的，可以用来充饥，免得一到习艺所就显出一副好几天没吃饭的样子。奥利弗拿着面包，戴了一顶教区为他准备的茶色小帽，在这里他从未受到过如此亲切的关怀，甚

至连一句温暖的话也没有听到过。就这样,可怜的幼年时代悄悄地走了,可以说他的幼年漆黑的。即便如此,当他真正要离开时,也难免还会有些哀伤,因为这里还有和他一样的小伙伴们,他们是在这里结识的,现在要离开,当然会很惆怅,很哀伤。现在他将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孤独感第一次涌上心头,让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班博先生领着奥利弗快步走了出去,每走一英里左右,奥利弗就问一次是否快到了。班博先生总是以粗暴而简短的话语回答奥利弗提出的问题。喝进肚里的杜松子酒,也在这时蒸发了,此刻的班博先生又成为一名严肃的教区干部了。

一到习艺所,班博就把奥利弗交给一个老太太看着,然后各自办事去了,就在奥利弗刚吃完一片面包的时候,班博就回来了,并告诉奥利弗今晚董事会开会,正好他可以带奥利弗去见他们。

奥利弗听到这事后很是担心,因为理事这词儿在他头脑里的概念就是一块木板^①,关于木板该怎么扮演它的角色,他显得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这时候,他也没时间顾虑。班博先生用手杖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以使他清醒些,接着又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然后吩咐他快点跟上。很快,他领着他走进一间粉刷过的大房间,十多个胖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边。其中一个特别胖的脸滚圆通红的绅士,他坐的椅子比其他人的椅子高出许多。

“奥利弗,给各位理事鞠躬问好。”班博吩咐道。奥利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用力抹去泪水,然后深深地朝他面前的桌子鞠了一躬。

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首先开口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眼前这么多绅士,奥利弗不禁心慌起来,动作也有些拘束,浑身打战,这时教区管事又在后面推了推他,吓得奥利弗哇哇直哭。基于这些原因,奥利弗在回答绅士们的问题时,声音显得有些嘶哑,并且又吞吞吐吐,这导致一位穿白色背心的先生当场断言:奥利弗根本就是个弱智。这里必须让大家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通常绅士们都把预言吉凶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来作弄人。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孩子,你是个孤儿,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先生,什么是孤儿?”可怜的奥利弗怯怯地问道。

“这孩子绝对是个弱智,不会有错的,肯定是。”穿白色坎肩的绅士说。

“别打断我的话。”最初说话的那位绅士说,“你知道是谁把你抚养大的吗?是教区。这点你也是知道的,况且你父母都已不在了。”

“是的,我知道,先生。”奥利弗带着哭腔,脸上挂着忧伤。

“这有什么好哭的?”穿白色坎肩的绅士问道。真是的,一个弱智懂得什么啊,真是不理解他有什么值得哭的。

“我很希望你像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每天晚上为那些养你教育你的人祈祷。”另一位绅士接着说。

“好的,先生,我一定做。”奥利弗含糊不清地说。然而,又有谁教过奥利弗呢?假如有的话,他肯定是个优秀的基督教徒,更何况奥利弗从来就没有为养育过他的

① 原文 board, 此是“董事会”讲,但奥利弗年龄太小,不懂,只知道木板的意思。

人祈祷过,这一点被刚刚那个发言的先生所言中。

“好了,好了,孩子,来这里的目的是让你接受教育,并且让你学好一门对你今后有用处的技术。”高椅子上的红脸绅士说。

“明早六点钟开始,拆旧麻绳将是你的第一堂课。”白色坎肩绅士面无表情地补充道。

奥利弗在班博的命令下又深深地向绅士们鞠了一躬,是为了感谢他们把授业和传艺这两大善举融为一体,可笑的是这两大善举也只不过是拆旧麻绳来实现。鞠完躬,奥利弗被匆匆忙忙地带进了一个较大的收容室。说是一间大的收容室,其实里面也只不过有张凹凸不平的硬床。可怜的奥利弗经过这一番折腾,早已是睡意朦胧,带着脸上的泪花进入了梦乡,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卷,他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以慈悲为怀的大英帝国的法律。然而,法律上规定贫穷的孩子不能睡觉吗?

苦命的奥利弗。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天,一个重大的决定,一个与他未来的命运有着重大关系的决定,在董事会的商讨下,就这么决定了。其内容大致如下:

该董事会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聪明的人,当他们注意到贫民习艺所时,马上就发现一个常人看不出的问题:习艺所是穷苦人的栖息港湾。然而对于他们这个阶级来说,习艺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娱乐场所和一家免费的旅店,连平时的三顿茶饭也是免费的,在这里绝对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乐园,在这里可以整天游手好闲。“哦!”深知其中缘由的理事先生们开口了,“改变这种歪风邪气,必须靠我们这些人了,我们要立即加以制止。”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所有的穷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地在院里饿死;二是在院外饿死。鉴于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与供粮商、自来水厂签下可耻的协议,让水厂多供水,粮商少供粮,这样便可以使穷人的一天三顿只能是喝点儿稀粥,每周领到两个洋葱,礼拜天也只增发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厚颜无耻地制定了许多涉及妇女的规章制度,条条都很龌龊,在此就不详细说明了。鉴于民法博士会馆^①收费太高,聪明的董事会先生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各种卑劣的手段将贫苦的夫妇拆散,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成为单身,理事们又利用伦敦民事诉讼费收费太高来吓唬那些不懂法的人。

这种制度刚全力实施的时候,正是奥利弗来习艺所的头六个月。院里的贫民吃的减少了,衣服变得松松垮垮了,才一两个星期,他们便骨瘦如柴,但是殡仪馆的丧葬费用还是在日渐上升,最让理事感到兴奋的是习艺所的人数与吃救济的贫民人数在同等地减少。

孩子们吃饭的地方是一间石头砌成的大厅,里面放着为孩子们熬粥的锅。大师傅在为孩子们舀粥,他旁边有两个为他打杂的女人。遇上节日,孩子们就能够多发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平日里却只能喝一碗汤粥。孩子们绝不放过任何沾有饭菜汤汁的地方,他们会用汤匙刮净碗底,连手指头也得重重地吸上几口。男孩

^① 民法博士会馆,最初是伦敦受理离婚、遗产等讼事的律师公会所在地,后来移用于审理这类案件的法院。

子的胃口一般都特别好,三个月以来,奥利弗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得与饥饿作垂死的抗争。三个月以来,奥利弗·退斯特和他的小同伴们一起忍受着慢性饥饿的煎熬。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熬不住了,一个个都快要发疯了似的。其中一个男孩在此之前从不曾经历挨饿的事,因为他曾是一个开餐馆的人的儿子,现在碰上这种情况,他扬言要每天多加一碗粥给他,否则他要吃人。吓得睡在他旁边的小伙伴们整天提心吊胆的。说话的男孩子,目光凶恶,眼里全是野性的饥饿目光,随时都有要吃人的样子,吓得其他人都相信他会有这个举动,大家商讨了一下,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决定谁在当天傍晚吃完饭之后,到大师傅那里再要一点儿粥。结果,奥利弗·退斯特抓到了。

黄昏到了,孩子们各就各位,大师傅仍然穿着他那身衣服,站在锅旁,身边站着的依然是那两名打下手的妇人。粥一一分到孩子们面前了,冗长而沉闷的祷告念完后便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进餐。孩子们碗里的粥一扫而光后,他们开始交头接耳,都向奥利弗使眼色。这时,邻桌用胳膊肘轻轻推了奥利弗一下。奥利弗虽然还是孩子,却已经被饥饿与苦难逼得什么都顾不上,决定铤而走险了。他一手拿着汤匙一手拿着粥盆,走上前去,他为自己的大胆行为感到惊讶,闷声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还想要一点儿粥,我还没有吃饱。”

当时的场景令这个身体强壮的大师傅愣了一下,他万万没想到会有孩子敢再来向他要粥。他的脸刷地一下子全白了,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要造反的小家伙,此时的氛围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你在说什么?”大师傅好半天才稳住情绪,但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点儿粥。”奥利弗重复要求道。

没等奥利弗说完,大师傅拿起勺子对准可怜的奥利弗的打了一下,同时张开双臂紧紧地把他夹着,嘴里大声尖叫着:“这里有人造反啊!快把教区管事找来啊!”

就在这时,所有的理事们正在密商要事,班博听到叫声,情绪万分激动地冲进房间,向坐在高椅子的人汇报说:“林姆金斯先生,请您原谅这个可怜的孩子吧,奥利弗他肚子饿了,还想要粥。”

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恐惧,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惊慌之色全写在脸上。

“还要?”林姆金斯先生说,“冷静点儿,班博,你慢慢说。不是我耳朵有问题吧?你说那个奥利弗除了标餐外,另外还要粥,是吗?”

“是的,的确如此,先生。”班博答道。

穿白色坎肩的绅士恶狠狠地说:“那个傻瓜将不得好死,他将来一定会不得好死的!”

大家没有反对这位绅士的话,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最后决定把奥利弗关禁闭。次日早上,就有张告示贴在了大门外,内容如下:“凡愿接受教区,收留奥利弗·退斯特的人,他将得到五镑现金;或者说,无论是谁,如果他想招一个弟子,也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你愿意要奥利弗,都可以拿到五镑现金。”

奥利弗·退斯特的命运果真被那位穿白色坎肩的绅士言中了吗?在这里,笔

者先不告诉你结果,让读者去联想吧。这样才会有多一些的趣味去想象啊!

第三章 奥利弗·退斯特险些找到一份差事

可怜的奥利弗一直被单独地关在一间黑房间里,他俨然成了个重刑犯人,这种处罚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董事会商议得出的,他们还美其名曰,大慈大悲,这样是为孩子着想,认为奥利弗犯下了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罪行。他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要多分一些粥,这样的处罚对他今后的人生是会有好处的。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他对那位白色坎肩绅士所做的预见抱有一些敬重的话,只需把手绢的一端系在墙上的一个铁钩上面,把自己挂在另外一端,这样一定会使那位贤哲得到未卜先知的名望。可是,手绢一向就是奢侈的物件,要表演这套把戏还存在着一个障碍。只要董事会下一道命令,就有一条规则会被人们世代地遵守。当然,那命令是由他们一致通过的,加上签字盖章,再郑重其事地发布出去。另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奥利弗年幼无知。白天,他只知道伤心落泪,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总是伸出小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企图把黑暗拒之门外。他蜷缩在角落里,想尽一切办法可怜巴巴地想让自己进入梦乡。他不时发抖而后再被惊醒,身子往墙上贴得越来越紧,他似乎感觉到他被黑暗与孤独包围时,那一层冰冷坚硬的墙面反倒成了他的一道御寒的屏障。

尽管如此,不要认为在单独禁闭的这段时间,奥利弗体验不到运动的好处、社交的乐趣,以及宗教的眷顾。此时,恰是寒冬腊月,他被获准每天早晨到石板院子里“享受”一番,班博先生在旁边照看,为了不让奥利弗着凉,他喜欢非常卖力地用藤条抽他,让他觉得全身火辣辣的。在社交方面,他每天都会被带进孩子们进餐的大厅,然后当众被鞭笞,目的很明显:以儆效尤。每天到傍晚祷告的时间,他就会被一脚踹进那间黑屋子,被获准在那儿听听孩子们的集体祈祷,来抚慰自己的心灵,这样一来,他并没被剥夺宗教慰藉的权利。除此之外,董事会还专门在祷告中加了一条新内容,呼吁孩子们要时常祈求上帝保佑,让他们成为高尚、善良、知足、听话的人,万万不可再犯奥利弗·退斯特的罪孽和劣行。这一番祈祷明确宣布他被归入恶势力的范畴,也成为孩子们那场游戏的牺牲品。

奥利弗就在这种特殊关照的环境下生存着。一天早晨,清扫烟囱的甘菲尔德先生在大街上走着,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该如何支付欠下的房租,因为房东已经变得很不耐烦了。甘菲尔德先生的脑袋瓜转得再快,也凑不齐这整整五镑“巨款”。这一难题确实让他走投无路了,他手里拿着一根短棍,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脑门,经过习艺所时,看到了门上的告示。

“哦,我的天啊。”甘菲尔德先生兴奋地对着他的驴子说。

驴子表现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兴许主人正在琢磨,等会儿把车上的两袋烟灰卸下来后,它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大白菜作为辛苦的奖赏,因此,它没有注意到主

人的兴奋表情，仍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甘菲尔德先生突然大声咆哮起来，冲着它，主要是针对它的眼睛，就是一顿臭骂。他走上前去，狠狠打了驴脑袋一下，还好是头驴，倘若换上别的畜生早就一命呜呼了。接着，甘菲尔德先生抓住笼头狠命一拉，意在提醒它不要自作主张，这时候，那驴子才调过头来。

随后，甘菲尔德先生又冲着驴头敲了一下，警告它乖乖地待在原地，等他回来再说。把一切都办妥了，他才走到大门口，认真地看起那份告示来。

白色坎肩绅士刚在会议室里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陈词，此刻，他倒背着双手站在门边，自始至终目睹了甘菲尔德先生与驴子间的小麻烦，见那家伙走上前来查看告示，他不禁有些怡然自得，他一眼就辨别出，甘菲尔德先生应该就是奥利弗的新主人了。

甘菲尔德将那份告示仔细地看了一遍，一直微笑着：五英镑，不多不少，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至于跟这笔钱牵连着的那个孩子，甘菲尔德先生很会动脑子，他断定他将是最适合清扫烟囱的伙计。这样想着，他又把告示从头到尾认真地研究了一遍。然后，他整了整皮帽，算是行了个礼，开始准备与白色坎肩绅士交流了。

“打扰了，先生，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小孩儿，你们想让他去学一门手艺？”甘菲尔德先生笑着问。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白色坎肩绅士面带微笑地说道，“你看他怎么样？”

“如果教区愿意让他学一门轻巧手艺的话，我觉得扫烟囱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甘菲尔德说，“我现在正缺个徒弟，我想要他，觉得他还可以，不知您意下如何？”

“先进来吧。”白色坎肩绅士说，脸上透出诡秘的笑。甘菲尔德又回头看了一下，照着驴头又是一巴掌，还使劲拉了一下缰绳，这是告诫它不得擅自离开，而后跟着白色坎肩绅士走了进去。还记得当初，奥利弗第一次见到这位预言家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

进去后，甘菲尔德当着所有绅士的面又说了一遍要带走奥利弗的想法，林姆金斯先生说道：“可那是一件脏活啊。”

“以前，有过小孩子被闷死在烟囱里。”另一位绅士补充道。

“那是为了让他们下来，先把稻草浇上水，然后放到烟囱底下烧，”甘菲尔德说道，“只冒烟不起火。小孩子要是不下来，那烟就只会把他熏睡过去，这正是那批小鬼所期望的呢。小滑头们特别倔，也很懒。先生们，再没有比一团红火更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了，火一烧起来，他们都溜小跑下来了。先生们，这样很不错了，万一他们被粘在烟囱上，用火帮助烘烘脚板，他们就会挣扎着下来的。”

白色坎肩绅士好像被这番辩解逗乐了，但是，他的满心欢喜还是立即被林姆金斯先生的一个眼神压了下去。理事们马上集中起来，开始认真地磋商这件事，他们的嗓门压得很低，旁人只能听到几句，“节省开支，”“账面上看得过去，”“公布一份铅印的报告。”这几句话之所以能听得清楚，是因为重复了很多遍，还被特别强调。

过了好一会儿集体磋商总算停下来了，理事们都回到各自的座位上，顿时又变

得严肃起来，林姆金斯先生对甘菲尔德说道：

“经过我们所有理事的探讨，你的申请我们将不予接受。”

“那是绝对不行的。”白色坎肩绅士马上反驳。

“坚决不同意。”其他的理事纷纷说。

接着，有人说甘菲尔德的名声不好，曾经有三四个学徒死于他手下。甘菲尔德想，董事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或许认为这件毫无关联的事会影响到即将达成的交易。果真如此的话，这跟他们一贯的作风可完全背离了。尽管如此，他也并不很希望重提那些街谈巷议，他只是用双手将自己的帽子扭过去倒过来的，显得有些不服气地从会议桌前缓缓往后退去。

“那，先生们，你们是不答应把那孩子交给我了？”甘菲尔德走到门边又专门停顿了一下转过头，问道。

“是的，”林姆金斯先生回答，“因为这是一种脏活，我们都觉得必须降低补贴标准，你不应得到我们原来提出的那么多钱。”

听了这话，甘菲尔德先生的神情豁然开朗了，他又兴奋起来，一个箭步冲到桌前，说道：

“先生们，给多少？你们说啊。可别对我这个穷人太苛刻了，你们打算给多少？”

“准确地说，给三镑十先令就差不多了。”林姆金斯先生说。

“十个先令都是多余的。”白色坎肩绅士说。

“得了，只需付四镑，你们就跟他没什么关系啦。”甘菲尔德先生说道。

“三镑十先令。”林姆金斯先生肯定地说，一点儿都不松口。

“好了，好了。我还个价，先生们，”甘菲尔德急了，“三镑十五先令怎么样？”

“一个子儿也不多给。”林姆金斯先生回答得更加斩钉截铁

“你们是在扒我的皮啊，先生们。”甘菲尔德开始有些犹豫起来。

“你胡说！”白色坎肩绅士说，“就算一个子儿不补贴，谁要了他也算是白捡个便宜了，你这头蠢驴，快带他走吧！没有比这孩子更适合你的了。他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棍子，这对他大有好处。而且在饭菜上也不用多花钱，这孩子从出世到现在还没吃饱过呢。哈哈！”

甘菲尔德先生目光诡异地瞅了一眼围坐在桌子跟前的理事们，看到一张张面孔上都挂着笑容，他自己的脸上也渐渐有了一丝微笑。交易就这样。班博先生马上接到命令，当天下午，是他将奥利弗和相关合同转交给地方法官，办理审批手续的。

为了落实这项决定，小奥利弗自然很快地被解除了禁闭，还被要求穿上一件干净衬衫，弄得他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刚做完这几项工作，班博先生又亲自为他端来一碗粥，外加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节日面包。见到这隆重而又恐怖的场面，奥利弗禁不住伤心地大哭起来，他有理由以为，董事会一定是要杀了他的，要不然绝不会对他这么好的。

“奥利弗，好好地吃东西吧，别把眼睛哭红了，不要忘恩负义，”班博先生假惺惺

地安慰道，“你要去当学徒了，奥利弗。”

“当学徒，先生？”孩子啜泣着略有怀疑地问。

“是的，奥利弗，”班博说，“你没有父母，但有很多善良的好人在关心着你，他们可都是你的父母啊，奥利弗，你可真是个幸运儿，为了送你去当学徒，学门手艺自谋生路，教区花费了三镑十先令呢，奥利弗！七十先令一百四十六便士！就为了你这个顽皮的孤儿，一个总不讨人喜欢的小孤儿！”

班博先生的口吻让人肃然起敬，说完这番话，他便停下来歇了口气，可怜的孩子，他伤心地啜泣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脸上掉下来。

“哦。”班博先生的语调没刚才那么高了，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口才效果，他心里好舒坦，“好啦，奥利弗。男子汉，把眼泪擦干了，莫让眼泪掉进粥里，你可真是个蠢孩子。”他这话可没说错，粥里的水可是够多的了。

在路上，班博先生叮嘱奥利弗一定要表现得快快乐乐的，当法官问他想不想去当学徒的时候，就回答说他太想了。班博先生还不忘威胁地暗示他，假如出了什么差错，到时候会教训他的，那真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事呢。到了治安公署，奥利弗又被关进一间小屋里，班博命令他老实地待在那儿，等他办完事回来。

可怜的孩子在小房间里足足待了有半小时，一颗心扑通扑通地乱跳，过去了很长时间，班博先生突然把头伸进来，连三角帽也没戴，厉声喊道：

“喂，奥利弗，亲爱的孩子，跟我去见法官大人！”班博先生说着，马上换了一副狰狞可怕的脸色，压低声音补充了一句，“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警告你，你这个小流氓，不要给我说错了！”

听到这种对自己前后矛盾的称呼，奥利弗不由地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班博先生的面孔，就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变色龙，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可是，绅士并没容他多想，便立刻领他走进隔壁一间虚掩着的屋子里。屋子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在写字台后面坐着两位头上抹着发粉的老绅士，一位在看报，另一位戴着一副玳瑁眼镜，正在端详面前的一小张羊皮纸。林姆金斯先生站在写字台前的一侧，甘菲尔德先生脸都没擦干净，他正站在另一侧，除此而外还有两三个身材彪悍，长相吓人，穿着长筒马靴的男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戴眼镜的老绅士似乎是因为一直在看那张羊皮纸片而有些犯困，渐渐打起盹儿来。班博先生把奥利弗带到桌子面前站好，然后大家开始了短暂的沉默。

“大人，就是这个孩子。”班博先生说道。

正在看报的老绅士抬起头来瞥了奥利弗一眼，接着扯了扯另外一位老绅士的衣袖，那位老先生才醒了过来。

“噢，就是这个孩子吗？”老绅士看了半天终于发话了。

“是他，先生。”班博答道，向治安法官大人鞠了一躬说，“我敬爱的大人，没错的。”然后对奥利弗使了使眼色。

奥利弗直起身子，顺从指示，恭敬地鞠了一躬。随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治安法官头上的发粉上，心里在寻思，是不是所有的法官大人生来头上就有那么一层白花花的涂料，是不是因为有这玩意儿才当上法官的，怎么说都是小孩子，想象力和好奇